



大夏书系·名家名品

幻想之眼

Huanxiang zhi Yan
Yige jiaoyuzhe de Neizai Chongtu

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

张文质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张文质 著



大夏书系·名家名品

幻想之眼

Huanxiang zhi Yan
Yige jiaoyuzhe de Neizai Chongtu

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幻想之眼: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/张文质著. —上海: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 9

ISBN 7-5617-4958-9

I. 幻... II. 张... III. 教育—文集 IV. G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9973 号

大夏书系·名家名品

幻想之眼: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

著 者 张文质
策划编辑 吴法源
文字编辑 任红瑚
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
责任印制 殷艳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 话 021-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 www.hdsdbook.com.cn
市 场 部 传真 021-62860410 021-62602316
邮购零售 电话 021-62869887 021-54340188

印 刷 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 16 开
印 张 14
插 页 2
字 数 13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
印 数 11 000
书 号 ISBN 7-5617-4958-9/G·2893
定 价 19.8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写在前面

我是一个时常朝着桌子凝望的人，在我细细碎碎的耐心中，混杂着感伤、逃逸和对生活的想象。我存在于今天上午我停留过的一个场景中，存在于一本打开的书籍偶然的一页，也存在于某一节课的间隙——一个表情生动的三年级的男孩和我交换了彼此探问的眼神……有时伫足，有时行走，我围浸于教育深长的思绪，仿佛有一扇窗户，只属于我一个人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 / 1

仇恨还是宽恕 / 1

满脸羞愧 / 28

用另一种声音执勤 / 66

在低处飞翔 / 87

2005 年 4 月 5 日：思绪所及 / 118

野地里的灵魂 / 120

单向街，或潮湿的冬天（之一） / 130

单向街，或潮湿的冬天（之二） / 135

单向街，或潮湿的冬天（之三） / 138

无力想象 / 143

献给林少敏 / 150

活得匆忙 / 158

自己面对 / 163

每天一个转念 / 175

在北京短暂的停留 /	183
成为懒人的 15 条理由 /	187
被排除的人 /	190
路一直在走 /	192
生活是一个零 /	194
想象教育 /	197
想起一个词 /	199
对生活的一条注释 /	201
退缩 /	202
现在，我属于一个念头 /	203
生命中的重力 /	205
生活在愧疚之中 /	208

仇恨还是宽恕

1. 不是仇恨，而是宽恕。如果是仇恨的话，我们就把自己降低到多年来压迫我们的那些人的水准。

2. 读到一些文字，我会奇怪地想：“要是斯大林同志看到这些，一定会直接把这个抓起来枪毙了。”

同样奇怪的是，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对我来说其实极为陌生的斯大林同志。我很喜欢这样想，斯大林同志让我感到一种特殊的力量，一种我根本就不明白的魔力。有时，我也乐于收集据说是关于斯大林同志轶事的文字。

他已经死了很久了。我没去计算到底死了多久，更没有去探究（也无从探究）他是怎么死的。总之，他肯定是死了，我凭什么认为他一看到某些文字就会生气呢？

很多年来，我常常就是这样想问题的。简直不由自主。而我是那样的热爱俄罗斯文学，经常我就是读着这些文字，试图去弄明白斯大林同志的。

3. 北岛在他的《时间的玫瑰》一书的后记中说：这是一

个破铜烂铁的时代。

4. 有时，我想要接着写另一本《唇舌的授权》，可是，我已经变得消沉了许多。或许，我写作的目的要比那个时候明确，所以有些散漫的事今天是很难做成了。

5. 智慧之书往往是含糊其辞的。

6. 王尔德曾经写到：大多数有个性的人都被逼成了叛逆者，他们把一半力量都浪费在抵触磨擦中了。譬如，在与英国人的愚蠢、伪善和庸俗作战中，拜伦的个性大受损耗。这种战争并不总能增强实力，他们通常会使弱点更加恶化。拜伦从未给我们那些他本来可能给我们的东西。

王尔德还写到：完美个性的基调不是反叛，而是安详。

7. 有时我说，“我”或者“我们”，偶尔说到“你”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“我”指的其实都是“微小而具体”的“我自己”，“我们”也不过是复合的、仿佛略微有点漾开的自己。所有的文字，首先就是自我倾诉，犹如一个胆小的人独自走在漆黑的夜路上弄出的自我安慰的声响。

8. 然而，我也总是要为具体的倾听的耳朵，诉说着这些话语。当我写作时，我非常清楚他们都是谁。

9. 里尔克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：

玫瑰，

纯粹的矛盾，

乐
为无人的睡梦，
在众多
眼睑下。

10. 更多的时候，我总是努力把办公桌变成自己的书桌。有时，这像是一种秘密工作。

不过，任何的打断也是允许的，我已惯于从打断处重新开始。这一点不是才能，而是适应，是比较恰当的自我调适。

很多人会对我说：没想到你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工作。其实，一张当我阅读与写作时还算安静的桌子已经够了。它质地坚硬，无论多大的写字本都放得下。

11. 有些文字，当我行走在路上时，会反复在我的头脑中鸣响。你非把它写下来不可。不过写下来的文字总比不上仍在你大脑中鸣响不已的那些神奇。

12. 我抄录王尔德前面的那段话时想到，这段文字，刘良华一定喜欢。总之，我一边抄录一边就想到了刘良华。刘良华可以在电话中和我聊教育，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我和他在教育方面，在人生一些微妙的感悟方面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我的另一个朋友肖川则非常不喜欢在电话里聊天，他经常强调这一点。我们通电话往往是有事说事，点到即止，谈话总是简短的。

另一个广东的朋友许锡良，给我发来短信说，他高票通过的职称最后还是被主管厅刷下来了。他肯定难过极了。后来他针对我的安慰又发来短信说，我们都得耐心地活着，争取能够活得更长一些，这样总会有机会，然后，他又奇怪地写到：这

事要是刘良华知道了，又会说我这个弱者活该！

刘良华和许锡良是一对经常进行思想交锋的好朋友。人有时候真是有意思，职称被刷下来，已经够难受的了，但这还不算完，你的一位朋友早就提醒过你，你不听，还嘴硬，这下不是很快应验了吗——有时，你不能不说其实这更是一件伤自尊的事情。

也许，人根本就不可能“惟我”地思考问题。

13. 因而，我说，我真正喜爱的一定是轻柔的空气，宁静的话语，毫无意识地滑过我耳际的遥远的歌谣——我从办公室走回家，我也怜悯那些不断让我生气的人。

14. 在阳光下的冬日午后，你的心很快就柔软下来。你多么愿意你的心情配称着这样的天气，有时候你还会有拿起电话和朋友聊上几句，赞美几句好天气的冲动。

美国作家玛·奥利弗有这样令人感佩、奇怪的句子：

秋天，当我在木头堆里看到一只黑色的蟋蟀，我不去惊动它。当我看见从岩石上啃掠而过的青苔，我轻柔地抚摸她。

可爱的表姐妹。

她说的是秋天。冬天，在明媚的午后阳光中，有时人会感到忧伤，但不会感到孤独。冬天，你不必向生活道歉，你的忙碌，至少在正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是恰当的。

15. 不要忙着“做研究”，不要忙着把什么都往教育上扯。是的，有时候，仅仅就是阅读，沉思，看望，路过；有时

候，则是随便说上几句，没有什么样的愁苦值得你那么认真。“我在世界上行走，我爱上了这个世界。”这句话也是玛·奥利弗说的。

16. 我写的，是我不忍舍弃之书中的一个章节。最终，我总是要舍弃的，仿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写下了一些文字。心中有些宽慰。这是一种非物质的自我喂养。

17. 我是一个停留者。

18. 有时，我这样想：我写的是一本“也许之书”。

19. 总是，忍不住：也许……它比脱口而出来得还要快。目光所到，我的心意也到了。

20. 我也想试着这样说：我已偃旗息鼓。至少很多时候我接近了这样的状态。很快。我努力着使自己成为一个和善的老头。今天的生活已处处为此做着铺垫。

21. 我安静地坐着。我的身体归于安静。我总是有时间，总是有办法让自己腾挪出一个适宜的洞穴。

22. 我的朋友肖川总是说，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影响；我的朋友刘良华，虽然没这样说，但他一定也希望有更大的影响。他们都是不错的人，确实应该有更大的影响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写完这一句，心里就特别暖意地笑起来。

23. 还有的时候，我还会为“建构”、“解构”，“学说”、“体系”、“学派”，某某“叙事”，所有的努力，心里也同样暖

意地笑起来。

24. 我会对编《生命教育》教材时认识的年轻朋友徐莉说，中午，我们上哪儿吃饭吧。其实，我是在电话里从福州对远在武汉的徐莉说的。当然，这样的感觉挺好。

世界总是现实的，也是象征的，我们很多思想、习惯、奇思怪想，私密的、不能与外人道的爱好，甚至怨恨都端赖于这样的世界。

25. 我害怕为写好的书、编好的书或友人的书写序、跋或者后记。但是这样的工作总是时时要做。

最近又连着做这样的事情。

26. 福建电视台《新闻启示录》的记者就农村留守孩子问题专访我。他说，在莆田一地，就有十万这样的孩子。十万啊，城市教育肯定有它的问题，这些无助的、生活在危险中的孩子，让我真的很难过。我说，我只能说出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，后果多么不可预测。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父母们都忙着最底线的生计，他们已经顾不得许多，在他们的身后是无数“十万”的留守儿童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令人担忧的。

27. 2005年，我写的文字并不多，书也读得不多。还是像惯常一样，我大约听了一百节课，见过无数的中小学教师。我听课，也没有记录太多。

28. 有时候，一天只需要摘抄一个句子：我要全身心地像我活着的这样活着。

29. 有时候，我不知道朋友们都在忙碌什么。我想（不过我从没有告诉他们），有时候，我们就摘抄一个句子，然后多注视一会儿。

30. 我常想，我也是这样做的，有些文章你真的不能急着一口气读完，你要歇一会儿，有时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地点，慢慢地，一句一句地，直到你好像忘记了，再从头开始又一句一句地读，反反复复，你几乎要嫉妒这些句子。你合上书时，甚至想对自己说，感谢上帝，我写下了这些文字。

31. 我又突然想到，有太多也喜欢阅读的教师太眷恋对所谓“教育作品”的阅读了。

32. 这句话肯定也是片面的独断之论。好在，我确实是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。当然，谁都无权干涉一个人的阅读。我想的是，当我阅读，比如像今天阅读玛·奥列弗时，我在心里默数了几个可以和我分享的人。

33. 2005 年，我写的比较多的，仍是冠以“十字路口的教育札记”篇名的一些文字。浓缩的，不断往骨头中回收的复杂的语绪。说复杂也不算准确，不如说，我比较克制，也急于要找到适合的控制。

34. 我要坦诚地说，2005 年末还算不错，我的思考又变得比较放任了。不是“笔随心动”，而是“心随笔动”。

35. 我总是非饱和、敞开的。有时是停顿、回头张望的。

36. 音乐家巴伦博依姆说，有两种感受很难在一起：勇气和敬畏。敬畏的感觉通常会使人们产生恐惧和被动的心理；而勇气带给人们一种极端的自我满足感——拥有勇气你很难会有敬畏的感觉。我们通常会遇到矛盾的时刻，对我来说，这些矛盾正是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的重要元素。

37. 坐在飞机上时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，一个和这个词有关的句子：其他人；我是其他人。

有一种很奇妙的洞开的感觉：我是其他人。我既在其中，又在其外。确切而言，我只能在其外，既是被排除的，又是自愿的。比已经被用滥的“生活在别处”要切近于我这会儿的心境、状态，以及我生命中始终隐身其间的自我确认。

38. 我坐在讲台上，总是不知该从何处开始。这个会议室的坡度非常大，不用抬头也能看到入口处刺眼的天光。而我看着台下的教师时总是受制于光亮的侵袭——一种颇不自在的状况，那么，就从这样的应对中开始吧。

39. 刚听了一节高中二年级的作文评改课。教师是从高考语文评卷时一份作文所费时间通常仅有 30 秒开始的——我们怎样在 30 秒时间里赢取评卷者更多的肯定，我们最需要做什么——我知道这个 30 秒，甚至连 30 秒都不到，30 秒时间也不可能人人专心，但是你的命运却可能因此被决定了，无论作文的分值是 70 分还是 60 分，无论 12 年苦读所花费的是多大的心血！一方面是极其严苛的竞争，另一方面则是一贯的漫不经心，熟视无睹，“草菅人命”。

40. 然而，我们几乎只能如此：应试作文，只有一条谁也难以退出的窄路。

41. 一所中学的校长被“双规”了，马上，整个县关于教育的各种告状信，漫天飞舞。

42. 无时无刻，你总是要说，“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”，它一下子就展开了，你却无从知晓结束于何处。现在我特别喜爱的其实也是人们经常说到的一个词：体验。

43. 很多时候，我都是一个耐心的注视者。

那天在晋江时一位教研员问我，那么多的教育细节是从何处获得的。上面这句话也许能做出部分的回答。不过，我还要说一句，有时我也倦于注视与记录。

44. 在广州的讲课有点辛苦，许锡良、林海英早上 9：30 把我从宾馆接走，到晚上 10 点我一直在讲话：演讲、对话、交谈，始终处于“过度阐释”状态。

有位教师说，听我的讲座感动得胃痛，应该不是感动，傍晚六点多钟，饿的。

45. 讲课时，我想到了有次听钱理群老师演讲的心得：全情投入，忘乎所以。

美妙的、值得期待的课堂。

46. 在亲近的朋友之间，是不能用智慧的。黄克剑先生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道。

47. 为来自全国各地看上去是如此严肃的校长、教育局长讲“如何建设一所优质学校”，我先幽了一默：演讲大家李敖说他对演讲有三怕，一怕听众们打定主意不鼓掌；二怕没讲一会儿就不断有人出去小便；三，更怕的是那些出去小便的人再也不回来了。

气氛总算活跃了些。

48. 每天寻找一个理由。

每天，我们仍然活着，真是一个不错的理由。

49. 我的课堂是圆形的。是两颗水相遇后的圆形。是水波的荡漾。

50. 澳大利亚作家理·弗拉纳根说：我还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不离题的书。

51. 美国作家福克纳让《我弥留之际》中的木匠卡什·本德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与其盖一座松松垮垮的法院，还不如搭一个结结实实的鸡舍呢！

52. 在一位好老师的眼中，每一张桌子都应该是活的。

53. 那些没有耐心的文字总是平滑，平面，松垮，粗陋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“耐心”也是需要勇气的。

54. 有一天中午，我和高旻通电话时，“发明”了一个词：博客式的阿谀奉承。

55. 人心惶惶的世道，总是鸡飞狗跳。

56. 这个时代的乏味、平庸甚至也表现为所有的邪恶总是如此露骨、显而易见。

57. 不算是什么教育发现：我到过的很多小学都没有树木或只种些永远长不大的矮树，我费心地想了很久，突然明白了一个小小的秘密。空荡荡、没有“死角”的校园是最便于管理的，同时也省去了管理者很多的麻烦，随便站在哪个窗口都一目了然，一切尽在掌握。后来我再看到这样的校园时，渐渐地就不愿意去细想了。

58. 现在我想抄录什么文字呢？

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。它的成品是一个文化的人（a cultured human being）。“文化”（culture）首先意味着农作：对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，对土壤的照料，以及按其本性对土壤品质的提升。“文化”衍生性地，且在今天主要地意味着对心灵的培育，按心灵的本性对其内在能力的照料和提升。就像土壤需要培育者那样，心灵需要老师。但老师的产生可没有农夫那么容易。老师自己也是，且必须是学生。但这种返回不能无限进行下去：最终必须要有一些不再作为学生的老师。这些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那些伟大的心灵，或者，为了避免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混表述，就是那些最伟大的心灵。这些人实乃凤毛麟角。我们在任何课堂都不可能遇到他们。我们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。一个时代有一位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然而学生们为其实践